



## 透明的小小

远处传来猫头鹰一声又一声凄厉的叫声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近处不知从哪里猛然飞过一对翅膀。有一只小兔子，被尖利的爪子抓住，腾空而起。那只兔子尖叫着迎接自己的厄运，叫声惊起了一只正在觅食的浣熊。浣熊那明亮的眼睛看向天空。两只鹿一前一后在草地上奔跑着。一片薄云在月亮前滑过。





一对织梦人悄悄潜伏在一座小房子里。夜晚是她们的的工作时间，此时人们的话语声已经停止，意识开始模糊，呼吸、心跳也都变得缓慢。小房子里漆黑一片，悄然无声，而门外的一切都醒着，开始躁动起来。

她俩踮着脚尖走路，小声交谈着。房里的女主人和小狗睡得很香甜，对这一切浑然不觉。小狗躺在雪松木刨花铺成的枕头般大小的床上，睡在主人四柱床的床尾，不时蹬一下腿，仿佛在追睡梦中的兔子。

“我们是某种狗吗？”王小小突然问。

“嘘。”

她们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，来到黑暗的走廊里。

“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？”

“噢，好吧，但要非常小声。”

“我问我们是不是某种狗。”

王小小，有时因为亲昵，会被称呼为小小，这天晚上她和范挑剔一起工作。范挑剔被指定为小小



的指导者。小小非常小，而且是个新手，精力充沛又充满好奇心。而范挑剔却身心俱疲，没有耐心，还头疼。她恼怒地抽了抽鼻子。

“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问了这样的问题？其他学生可从来没这样问过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去思考，而我很善于思考。现在，我在思考我是不是一种狗。”

“你刚刚踮着脚尖经过了一只狗。你看到它的什么了？”

王小小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它小声地打着呼噜，有一丝狗的气味。它的上嘴唇没有正常闭合，往里勾着，刚巧包住了一颗大牙，这让它的表情显得很怪异。”

“它有一点点跟我们相像的地方吗？”

小小深深地思索着。“没有。但是我认为，世上有好多种狗。我们看过那本书，记得吗？”

“赶紧走。”范挑剔说，“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我们还得下楼梯呢。”

小小赶紧跟上。楼梯很难走，她得集中精力。

“你还记得那本书，对吗？嗷，好疼！”她脚下

被绊了一下。

“抓住地毯的纤维。看我是怎么做的。”

“我们不能飞下去吗？”

“我们不能随便飞，会把飞能量耗尽的。”

她们小心翼翼地下楼。“我听说有的房子没有楼梯，”范挑剔恼火地嘟囔着，“一级都没有。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分到这座房子。”

到达楼梯底部时，小小环顾四周。她可以看到，大大的房间里，铺着颜色非常艳丽的地毯。月光下，微小的窗格投影到地毯的边缘。“我觉得这座房子很好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想要其他任何房子。”

她俩踮着脚尖穿过房间。小小注意到月光下自己的影子。“天哪！”她惊呼，“我不知道我们竟然有影子！”

“我们当然有。所有生物都有影子，是光创造了这种现象。”

光创造了这种现象。多好的表达。小小心里想。突然，她在地毯上转了一下，看着自己的影子跳舞。

“为什么你的影子比我的颜色深一些？”她刚刚

发现了这个不同就问范挑剔。

“因为我——嗯，我比你厚实。你刚刚才成形，实际上是透明的。”

“噢。”小小研究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发现这是真的。她之前没有花太多精力注意自己。现在，她摸了摸自己的耳朵，看到影子的手臂也这么做，然后她扭过脖子看自己小小的身体的后面。

“我没有尾巴。”她宣布，“我觉得我不是一只狗。我们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是一种狗。”

“瞧，你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。赶紧来吧。你越来越懒散了。”

很不情愿地，小小迈着小碎步跑到地毯另一边，穿过月光投下的长方形阴影，跑到松木地板上。这么做一直都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松木地板上会有小碎片。

“要是这只狗醒了怎么办？它会看到我们吗？或许它会闻闻我们？我知道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鼻子。如果它看到了我们或者闻到了我们，那我们不会有危险？”

“或者那个女人，有一天晚上她醒来了，记得吗？”





因为房子里有只蝙蝠。它不停地猛扑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就把她吵醒了。她不喜欢那只蝙蝠。我记得她好勇敢，打开了窗户，然后那只蝙蝠就飞进了夜空，那正是它一直想去的地方，还可以在晚上觅食。

“但是如果我们细碎的脚步声或者飞行声吵醒了她，可怎么办？她会看到我们吗？”

“她能看见我们吗？”

“我知道我们不会像蝙蝠那样飞，但是我们也在晚上工作。我们会不会是一种蝙蝠？”

范挑剔突然转过身，很不耐烦地打着手势，说：“够了！住嘴！不许再问！我们有工作要做，是你坚持要来的，你说你会安静的。我的神经都快被你烦断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不想再听到任何问题。无论如何，一个都不要。”

“好吧，我发誓。”小小温顺地说。她们继续一前一后地走着。

“你在做我给你分配的任务吗？”范挑剔问。

“是的。我刚触摸了地毯，现在在触摸她放在椅子上的针织套衫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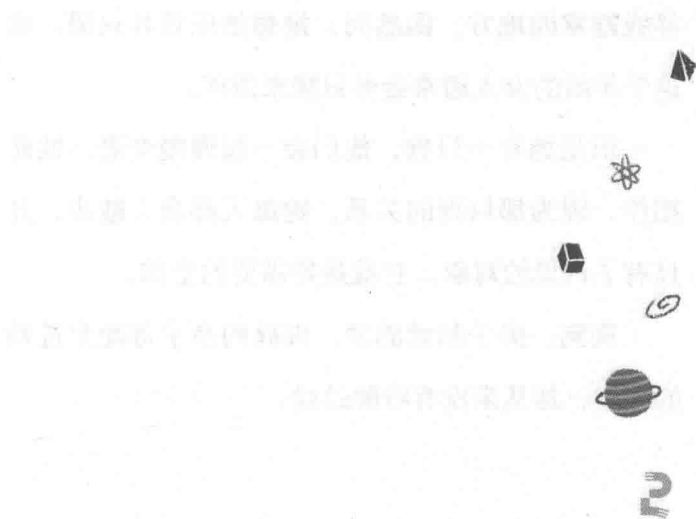
“轻一点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压，但是可以停留一下，自己慢慢感知。”

“好的，我知道。你给我示范过。”小小那细小的手指细致地拂过针织套衫柔软的袖子，然后她摸了一下纽扣，并且在上面停留了一会儿。那一刻简直太神奇了。这颗纽扣所有的过往都向她扑来，它曾是所有往事的一部分：很久以前的夏天，山边微风吹拂的一次野营；时间较近一些，一月份的一个夜晚，围着火炉的场景；甚至有一次，一杯茶泼在了针织套衫上。所有这些过往都在，仍然还在。

她们安静地在房间里移动，触摸着各种物品。范挑剔半飞半爬地上了桌子，有条不紊地拂过各个相框。小小在月光中凝视着她，看她的手指如何选择、抚摸和感受照片中向外凝望的一张张脸庞：穿制服的男人、笑嘻嘻的宝宝和年纪大一点的一脸严肃的女人。

小小先前刚答应不再问问题了，可这时全都抛在脑后了，她突然问道：“或许我们是人？”但是范挑剔没有回答。





## 吱呀作响的夜晚

熟睡中的女人轻轻地动了动。她正在做梦。有时，她梦见自己回到了过去更快乐的时刻。每当这时，她的眼珠就飞快地转动，嘴角微微上扬。

有时候，这座吱呀作响的老房子会搅了她的清梦，或者大风吹来，百叶窗散了架，她会因此惊醒一会儿。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一只蝙蝠闯入房间，尖叫着在黑暗中扑腾。有一次，一只老鼠在地板上穿过，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秋天，户外的生物开始



寻找避寒的地方。偶然间，她想她应该养只猫。她这个年龄的女人通常会养只猫来做伴。

但是她有一只狗，他们会一起慢慢变老，彼此相伴。因为那只狗的关系，她每天都会去散步，并且有了诉说的对象。它就是她需要的全部。

狗狗、房子和她的梦。细碎的步子每晚穿过她的卧室，却从来没有吵醒过她。



### 3

## 绕口令儿歌

“她不停地说话、问问题。好奇心实在太强。”  
范挑剔蛮横地吸吸鼻子，列出了各种对她的抱怨。

“她问哪种问题？”

现在，她们回到了自己的地方——织梦人的聚集地，他们称为“堆子”。小小筋疲力尽，蜷缩在属于自己的特别的角落里，睡着了。但是大一点的织梦人都在开会，最年长的莫爷爷很担心小小。

“噢，就和平常一样，”范挑剔不耐烦地回答，



“我们曾经都想知道的一件事情——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不是一种狗？天哪！她今天晚上问了。我之前不应该给她看那本关于狗的书，但是那本书就在那个女人家的咖啡桌上，需要被触摸一下，而她刚好和我一起去了。”

莫爷爷笑了：“事实上，她非常好。我觉得我们当中没有哪个曾经有这么强烈的好奇心。这是可喜的。”

“她还瞎玩。”

“玩？”

“乱扭乱舞。并且，嗯，例如，我不是教她轻柔地触碰吗？我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她就已经在压着嗓子唱什么歌了。我问她到底在嘟囔什么，她说她在我的指导下编了个绕口令！”

“绕口令？怎么说的？”莫爷爷被逗笑了。

“最好别让我说。”范挑剔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快点，说嘛。”他哄诱着说。

“嗯，那好吧。”她吸吸鼻子说，“是这样的：鸟儿展翅、灯光摇曳、水滴——不对。鸟儿展翅、

灯光摇曳、水流——不对。”范挑剔深吸一口气，又慢慢地说：“鸟儿飞翔、灯光摇曳、水珠滴落，鸟儿飞翔、灯光摇曳、水珠滴落。特别傻，如果你问我的话。”

“她太烦人了。”她补充说，“我们让她开始得太早了。”

莫爷爷微笑着，看了看身边的其他人。完成晚上的任务后，他们都在休息。实际上，触摸并不花力气，但是东奔西走、登高爬低、飞来飞去，以及记住这个要摸、那个要碰，非常困难而且耗费能量。楼梯最麻烦了，让人劳累。这还没算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：授梦。莫爷爷有点担心，不知王小小会怎么做。边玩边摸边笑是一回事，但是授梦是另一回事，非常严肃，需要技巧。也许范挑剔是对的，小小还没到时候。

~ ~ ~

“其他人呢？什么意见？有人有意见吗？”



其中有一个织梦人打了个哈欠说：“她能行。事实上，我觉得她很可爱，只是需要我们看着她。我们曾经都像她那样好奇，只是不像她那么爱说。”

莫爷爷笑着说：“是的，这句话没错。我们中大多数曾经都这样。我就是。你觉得你能再忍忍吗，范挑剔？直到她有点积累？”

范挑剔叹了口气：“我觉得能。但是——”

“我可以把你和别人换一下。有人愿意交换地方吗？”莫爷爷环顾四周问。

史瘦大举起了手。“事实上，我愿意要那座房子。分配给我的房子非常空，小到极点。没什么可触摸的。晚上无聊极了。”

莫爷爷看着他说：“你监管过别人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但是我觉得我会做得不错的。我喜欢小的织梦人。”

“你呢？”莫爷爷转过去问第一个提出问题的这个人，“你愿意换吗？”

范挑剔耸耸肩：“我很乐意有个无聊的晚上。那座房子里有楼梯吗？”

史瘦大说：“没有。是现代的房子，没楼梯。”

“那就这么办吧。我上下楼梯越来越费劲了。”

“成交。”莫爷爷在他的书上记下了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他又看向四周，但是大多数人现在已经睡着了。他们四脚朝天地在堆子这儿躺着，互相依靠着。一个织梦人轻轻地打呼，另一个则轻轻地嘟囔着：“鸟儿飞翔、灯光摇曳——？”

“那好吧。”他又说道，把书放到一边，打了个哈欠，“你们所有人，又一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”

“做个好梦。”他又笑着说了一句。这是他最喜欢的笑话。





#### 4

## 我在隐身

这个聚集地，就是现在织梦人挤成一团、睡在一起的这个地方，只是许多聚集地中较小的一个。这是他们第一等级的聚集地。每个人口集中的地方，都会有无数个这样隐匿起来的聚集地。这些生物非常有条理、体贴专注、勤勤恳恳，悄悄地穿梭在夜色中去完成他们的任务。

他们的任务既简单又极其困难。

他们通过触摸收集材料：记忆、色彩、说过的



话、一丝芬芳，以及已经忘掉的声音里最微不足道的碎片。他们收集许久以前、不久前和昨日的片段，然后仔细地组织这些材料，用来织梦。接着，他们在人们（有时候是动物，因为他们偶尔也会给宠物织梦）睡觉的时候，把梦发送给人。

发送梦的行为被称为授予。授予非常微妙，需要绝对准确，甚至需要精确地确定什么时候进行。

小小只是个小学徒，还没有学会授予。和其他织梦人的学习过程一样，她从触摸、收集材料开始。

并且，她也在学习隐身。

“集中注意力。”范挑剔告诉她，“一动不动，专注于你自己的身形。”

真希望我有一双翅膀，小小想，如果我有翅膀，那一切都会变得很容易。我可以飞，可以滑翔，再也不用在楼梯上跌跌撞撞，因为我只要——

“你没有集中精神！”范挑剔恼怒地说。

“抱歉，”小小感到很愧疚，睁开眼睛说，“我只是在想——”

“这就是关键！你不应该去想！专注于你的身

